



回不去的故乡

□安黎

我偶或回乡,遇到的大多都是陌生的面孔。记忆中一棒槌高的孩子,而今已是满脸沧桑、褶皱横贯的爷爷了。很多人需要询问,才能得知他是谁;也有不少人即使询问过,得到了答案,尽管点头允诺着,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,但其实还是未搞明白他是谁。

搞不懂谁是谁,对我而言,也许只是小事一桩;但对于村民而言,却是涉及尊严的大事。

年少时,不止一次,我亲耳听到村民们聚在一起,对那些离开本村手端公家饭碗的人,挨个予以点评,并对他们进行道德的评判。或曰:某某很不错,没忘本;或曰:某某就是个白眼狼,忘本了。

紧随肯定或否定语调的,是众生的附和,其中有赞赏、有惋惜、有唾骂,甚至于不乏诅咒。

何为“忘本”,又为何“没忘本”?究其依据,不过是某次路遇,前者热情地向他打了招呼;而后者,却对他眼睁睁地无视,未予搭理。

以打不打招呼为论据,从而得出是“忘本”还是“未忘本”的结论,未免过于草率和牵强。但我自那时起,就将这些议论视作长鸣的警钟,并时刻忠告自己:无论自己

内心是愉悦,还是郁闷,见了村民都要热情似火。然而,百密难免一疏,一个人即使再全神贯注,也会有神思恍惚的时候。也许,就在觉得对面走过来的人有点儿面熟,犹疑是否就是村里的某某某时,问候的良机已经错失。在不断地错失中,我不能排除自己已沦为遭人唾弃可耻的“忘本”者。

人一闹,脸就变,既是做人之忌讳,也是公众之嫉恨。我未闹毕,更未腾达,但在很多土中创食的村民看来,凡怀揣一个城市户口本的人,无不嘴角斜抽,眼角飞翘,呈现着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。

于是甜言蜜语极易换来村民的高调赞颂;热乎乎很容易转化为“不忘本”的证据。

这种简单化的认知,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,更是等级社会衍生的生命之悲和精神之哀。

事实上,在世俗化的世界里,趋炎附势、媚红蔑黑,并非什么新闻,而是生活的常情常态。强者只在乎更强者对自己的态度,而对弱者的热颜与冷脸往往并不在意。但弱者则大为不同,他们中的很多人,皆拥有一颗玻璃般易碎的心,对强者对自己的表情,显得格外敏感。一个不经意的眼神,一句有口无心的话语,都能化为锋利的箭矢,射中他们的心口。

“忘本”与“不忘本”之论,正是在这样

的现实鸡窝里孵化出来的鸡蛋。不能责怪村民,居于社会末端的他们,实在是被忽略得太久太严重了,他们渴望被尊重、被看得起,并非非分之妄念,而是作为人最低限度的期盼。当然,也不能过度责备那些没有向村民嘘寒问暖的在外务工者,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留意到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,就是自己往昔的近邻。

阻隔产生陌生,错位产生误解。要让鹰理解兔子为何不飞翔,或让兔子理解鹰为何不在地上跑,既白费力气,又纯属多余。

当我有时候向旁人询问刚和我打招呼的人是谁时,我能感觉到他的惊讶:就是那个谁谁谁呀?你咋搞的,竟连他都忘了?你不会是装的吧?

在记忆深处反复搜索并打捞,的确能捕捉到一些有关谁谁谁的模糊残片。把一个一个个的残片拼接起来,才能勾画出谁谁谁那副已经斑驳得犹如古壁画的大致轮廓。

这等窘境,和“装”与“不装”无关,只涉及于记性的牢固与否。

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,人和人之间,亲密无间,不亲密亦无间。别家的一切,事无巨细,皆能看在眼里、挂在嘴边,成为东家长西家短的热聊谈资,并迅速被全村所有吸尘器一般的耳朵悉



数接收。然而,我却持久地浸泡于与村庄迥然有别的观念池塘之中,这里是人的汪洋,也是信息的大海。在一个与村庄毫无瓜葛的社交体系里,人们不关心你的过去,只在意你的现在;不关心蔬菜的长势,只在意蔬菜的价格;不关心麦子是怎么碾打,只在意面粉里有无添加剂;不关心墙根地畔引发的纠纷,却对官场的勾心斗角和国国之间的冲突津津乐道……如此这般,自然也就没有人在与我的交流中,涉及村庄的家长里短。数十年里,从未有人向我提及过谁谁谁,我又如何能做到让他恒久地盘踞于心?尽管我也在尽力地抗拒着遗忘,但记忆却越来越依稀,越来越渺茫,终究会被时光飘落的积尘彻底覆盖。

小时候背诵过的诗篇,如果不温习、不复诵,注定就会遭到新事物的挤压和驱逐。人也是一样,如果彼此间久久地不来不往,曾经无比熟悉的人,也会渐渐地沦为记忆深处一缕飘忽的炊烟,消失于无形。



天鹅湖畔

贾鹏翼 摄

沉甸甸的谷穗

□刘爱玲

近来失眠,半夜翻朋友圈,看到有人发一组图,一束束收割后的谷穗,一小把一小把,弯着沉甸甸的头颅靠墙排列。有粮食的香味隔屏而来,在心里“哦”了一声,又是新米上市的季节了。黄澄澄的小米,烧一锅水,用柴火锅煮,半小时后,糯香缭绕在村巷上空……

其实我家是种过一季谷子的。在北方,谷子专指小米。我家的八分自留地在后塬上,过去的好多年都是父亲在种。印象里,他总是不天亮就起来,挑一担粪,爬一架山到后塬,他说,不信任自己种的地打粮打不过别人,他不信种粮是农民的专利。我父亲是工人,我家是“一头沉”,为此他还给地里上过油渣。

一挑粪水挑到地里,回家天还不亮,洗洗上班正好。那几年,我父亲和村人较劲,地里种的是麦子,他看麦苗的自光像看孩子,地里涝了早了,麦苗的颜色淡了青了都牵动着他的心,他能看到麦苗的高兴与不高兴。种麦前有一段时间,下午刚吃完饭,他就换一双破胶鞋扛着一把圆头铁锹上了后塬,星期天,更是一整天都在我家后塬的八分自留地里翻地,那把圆头铁锹被他使得明光发亮,他回来的时候,铁锹在肩上像点着一盏瓦蓝的灯。

我母亲身体不好,也理所当然没操心过地里的事。但那一年她却不得不万分艰难地爬上后塬,给我家的地里撒谷种。那年我父亲出了事,被当作资本主义坏分子关在一处学习班里,我妹妹刚刚半岁,还在襁褓中。要命的是母亲没有奶水喂她,买炼乳又没钱——父亲的工资也停发了。

让母亲种地,实为赶鸭子上架。后塬是旱原,凭天吃饭,她能爬上去把谷种撒到地里,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,就别提还要除草施肥。我记得母亲总共就锄过一回地,那年雨水好,那块地有前几年父亲施肥的底子,到了秋天,谷穗竟然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,终于,可以收割了。

我们没有力气收,母亲就拿了把剪刀,一个面口袋,只剪谷穗。那些谷穗被母亲收回来,一小把一小把地捆在一起,靠墙而立,挑着好太阳晒干了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夜里一觉睡醒,看到母亲还拿着洗衣的棒槌在地上忙活。她取一把谷穗,用棒槌敲打,又取一把……八分地里的谷穗被她一棒槌一棒槌地敲了出来,然后跪在地上,又簸又筛,弄干净了,背到几里外的地方碾。

母亲力气小,每次最多背二十斤,而且一去就得好几个钟头。碾了米回来,大汗淋漓,头发粘在前额上,一进门,“咚”地一声扔下米口袋,人就“哎哟”一声瘫在椅子上,长舒一口气,每次都筋疲力尽的样子。

我家用的是风箱,锅是烧柴的大铁锅。每天早上,母亲最重要的事就是给铁锅里添半锅水,淘大半碗金黄的小米下去煮小米稀饭。母亲拿碗,一碗一碗地撒米油,也就是清米汤。一连撒三大碗,不能带小米,那样会把还不会吃饭的妹妹卡住。这些米油就是我妹妹一天的口粮。

一碗米油晾到半温,母亲万小心地拉开抽屉,给米油里放一勺白糖,抱起小妹,一勺勺喂她。那时候,她看着小妹大口大口吞咽,脸上带着笑,如释重负地叹一句,“这娃饿不死了。”

但这白糖并不常有,它是用我家唯一一下蛋的那只小黑母鸡生的鸡蛋换来的。小黑鸡只有一捧大小,瘦得像柴一样,但它却像个下蛋机器,至今我都想不明白,它身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蛋,那些蛋都是藏在哪儿的?只过了一晚上,它就又生出一只又白又亮的鸡蛋来。有时我想,它是否把白天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变成鸡蛋生了出来?又或者,它是上天派来救我们的天使?

尽管小黑鸡如此努力,依然供不上小妹的用量。卖鸡蛋是我的事,让我非常难堪的是,我们几乎从未攒够能卖一块钱的鸡蛋,总是四五只的时候,我就得用碗端着拿到街上去。我才几岁,压根不会跟人搞价,本来算好的卖了鸡蛋能给妹妹买回半斤白糖的,被人三讨两还的就不够了,去买白糖时又被食品公司的阿姨冷嘲热讽,常常是抹着泪水回家。

到了一岁半,妹妹学会说话,说的最多的一句是:“我窝(喝)呀!”由于一直喝米油,她长了一个大肚皮,上小学报名时,露着肚脐,肚子上像扣了个小锅铲,直到读初中,她的腰围都比同龄的女孩子要大。那时谁又能想到,她会出落成今天近一米七的大长腿美女呢?

我家唯一种过的那季谷子救了妹妹的命,也让我们全家从最困难的日子走了出来。沉甸甸的谷穗,黄澄澄的新米,今晚当我看到这样的图片,耳边就响起了母亲用棒槌敲打谷穗时的声音。她的头发上粘着谷糠,整个人沉默而又疲惫,那情景仿佛昨天才发生过。其实,母亲已经走了十多年了。因了这些图片,在这个初冬的夜里,母亲从天国又回到了我身边,带着一圈朦胧的光晕,疼痛而又温暖。

在我身边香甜地睡着。我睡不着,满脑子问号:燕子们为什么不再筑一个巢呢?小燕要多久才可以独立捕食?是不是翅膀硬了后就会离家另立窝巢?是自己搭窝呢还是父母兄弟帮?……

丈夫轻拍着我笑我傻,他说哪儿那么容易说筑就筑一个新巢呢?跟人一样,它们会等到小燕长大找到一个半时,才会另立门户。繁殖的本能产生动力,生儿育女不辞辛苦,待到儿女长大一个个离窝,老燕夫妇才会独自拥有自己的房屋呢?只是,秋天来了,它们又要迁徙了,明年回来,旧巢是否还在?它们的寿命有多久?是否一两年仍跟自己的儿女在一起?……

我一定是多虑了,虽然盛世,我仍然有其他更多的手要操,我只能用一点点的好奇心把眼光投注到其他物种身上,大部分时间我还得为自己的生活奔波,为高堂和稚子忙碌。我也只不过是人世间一只辛劳的燕雀儿。既有小小麻雀的自足自乐,也不乏燕子的迁徙之心,来来回回庸庸碌碌地完成生命的轮回。好在生逢盛世,容许一只燕雀这样平凡而简单的活着。至于鸿鹄之志,就让鸿鹄去完成好啦!

二月的风

□小村

们在有青草的地方放牧几头小牛犊。我记得这样的情景,是小时候的情景。在料峭的风中,孩童们用枯枝和干草点起一堆野火,上升的烟雾被吹成弧线,慢慢消散,只留下火焰,照耀着冬天残留的寒意和冷清。这童年的歌声稚嫩单纯,被风吹拂着,像是一丝丝淡淡的依恋,流淌在记忆中。

这是二月的风,冬天最后的余音,这风吹过之后,天上的太阳开始变暖,河里的水开始变大,树林会越来越青,鸟儿会越来越多……

少年时代,我从山梁上走过,上学放学,年年岁岁看山中的四季迈着优美的步伐走过。在二月,山梁上的小路上扑满冬天的黄叶,树林里走动着小动物,枯枝间飞动着小鸟儿,天边是绵延的山岭,在这庞大的宁静中,我听到二月的风的步履——它清晰的足音,像时间最悠扬的歌,给我无限遐思。

我常常站在山道上,追寻着风的足迹。我看到风从山巅的雪线上吹过来,进入泥土的深处,我听到大地胸膛深处心灵的震颤;我看到风从山岭林莽的缝隙中吹过来,穿透了每一个灰暗阴沉的角落,响出了清越激昂的声音;我看到风从比天空更高的地方吹来,吹得树林和草丛都扬起头,把探询的目光举得更高……最后,我看到一缕纤细的风,带着尖利的呼啸,走进我的鼻孔、走过我的喉咙,激荡着我的胸膛,我知道,这是二月的风,它带着春天来了。

北方落雪的日子,我想到了南方。于是我像一只候鸟,抖开了飞翔的翅膀……

我喜欢雪花的美丽,但严寒裹挟下的美,总有些无言的凄凉……我不是傲雪的红梅,我怕风雪会掠过我。存储有限的坚强,我从严寒中脱身而逃,到南方去追寻阳光。

依在被海水冲刷过的礁石上,看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海浪。涛声如雷,海鸥在涛声中唱歌,浪花如雪,船队在雪浪中出航。我知道我听不懂浪花中的旋律,不懂才让我心存景仰,天籁之音才是最让人陶醉的乐。这时的我,赤足踩着洁净的沙粒,全身沐浴着温柔的阳光。

面对大海,我不敢撒谎,我是一只受伤的鸟儿,我来自寒冷的北方……

北方落雪的日子,我在南方

□徐剑铭

对,我是去看海,穿过岸边绿色的椰林,伫立在沙滩上远眺,我知道我看不到彼岸,看不到的才会让我心驰神往。我想象着海的辽阔,海的辽阔却让我无法想象,无法想象的辽阔才叫云水苍茫。

对,我要去听涛,

我想借你的辽阔与深远,疗治我封闭已久的忧伤,补充我即将耗尽的坚强。北方落雪的日子,我在南方,

你在踏雪寻梅,我在依偎而立,在海风吹拂下,听大海歌唱。

盛世的燕雀

□王亚凤

城市在以光速向郊区蔓延,昨日洒下的一片麦种,今天就来不及收了,眼看着骄阳一日日晒黄了它,却谁也不去理睬,任其从青翠到鲜黄,终于变得干枯。几场雨过后,麦穗变了颜色,枯萎落地,碾落成泥,只剩下空空的秸秆兀自茫然地坚持着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大地的怀抱,再也不用这么不合时宜地硬挺着了。

整个麦季,唯一能给这片麦地安慰的就是麻雀了。

麦子渐渐成熟时,麻雀来了。它们一个告知一个,一天天增多,它们叽叽喳喳,一边啄食一边交流信息。长长的柳枝儿拂着它们小小的身躯,雀儿们安之若素,没有一个受到惊吓。

这是一群见过世面的麻雀了,它们不同于乡间的鸟雀。其实或许是我已不太了解乡间,现在谁还在乎鸟儿们吃的一口食呢?我想,那些曾经戴着草帽,穿着蓑衣的稻草人如果现在突然出现在田里,那一定会成一道风景,而不是什么赶鸟人了。

雨季过后,麦子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,连我来回经过也懒得再瞥一眼,已成为市容障碍的麦秆了。我的注意力被别的生物吸引了去。

那是一窝燕子,在我家楼道的天花板下筑了巢。它们很会利用现成的设施,沿着一个碗型的小灯罩垒起了一圈泥墙,造成一个精巧的小窝。确实精巧,宛若水果店里那种漂亮的藤编果篮。我来回回仔细地看着,百思不得其解:它们的泥巴是打哪儿来的呢?现在城市水泥好找,泥巴可未必呀!难不成它们还会和泥?想到燕子可能会用细细的小腿儿加尖尖的喙衔来水和土,像我们乡间的小顽童那样和尿尿泥,我就忍不住自个儿乐起来。

似乎没过几天,小燕子出生了,一下子就是两只,我只见燕子妈妈迅疾地飞回来,扒在窝边,两个小东西叽叽叫着伸嘴来迎接。脑袋黑黑小小的,嘴巴却那么大!阔而长,镶着黄色边儿。再过几天,又多了一只,齐齐挤在窝边性地吵闹。燕子妈妈来回更频繁了,我想她会不会跟我一样,眼里看到的首先是

一张张嘴呢?

很同情燕子妈妈的辛劳,可我眼拙,看不出大燕子是不是夫妇俩。我先生很肯定地说:“没错!燕子爸爸长得有区别,我认识的。”我怀疑,但很愿意相信。后来事实证明他是真的。

我想给燕子们照相。拿来卡片机,守在走廊侧面,燕子妈妈飞来哺食时,我抓紧时间抓拍,可是燕子妈妈动作很快,迅速转身飞走了。我看看画面不甚满意,继续守候。没过多久燕子妈妈又飞来了,这次她没有立即喂食,而是扭头看我站立的方向,发现我还在,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。我明白了,山雨退后,远远地看燕子妈妈在外围盘旋几圈终于回家了。

燕子们长得很快,三只小燕子趴在窝边看我时,除了依然醒目的黄色唇线外,它们胖大起来的身躯几乎已经让我分辨不出老小了,好在小东西们是我看着长大的,毫不怕